

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人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日月得一以明萬象得一以生聖人得一而天下平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三三生萬物道者一之體一者道之用人抱道以生與天地同其根與萬物同其體夫道一而已矣得其一則後天而死失其一與物俱腐築之以一以爲基採之以一以爲藥煉之以一以爲火結之以一以爲丹養之以一以爲基胎運之以一以爲抽添持之以一以爲固濟澄之以一以爲沐浴由一而一一至於極謂之脫胎極其無極一無所一與道合眞與天長存謂之眞一聖人忘形以養氣忘炁以養神忘神以養虛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人能虛心道自歸之子欲得衣一與之裳子欲得食一與之糧人能虛心道自歸之子欲得飲一與之漿子欲得居一與之堂子欲得寒一與之霜子欲得熱一與之湯虛真心忘其形守其一抱其靈故能固其精實其氣全其神三田精滿五藏氣盈然後謂之丹成一一於一可以長生先聖有云後其身而身先忘其身而身存此誠有以也

道藏輯要

白真人集

四

九

婁集四
又川文

碑

有宋廬山養正先生黃君仙遊碑

先生姓黃諱知微字明道世爲江州人少隸太平興國宮道士稟性沖淡賦形豐偉執心謹諒治身嚴潔元豐間卽本宮奉采訪真君香火蓋其職也舒州潛山體道先生崔君聞其名自舒

之江訪之授以一九谷神之道金液淪景之旨從此若祥若蹶
狂易無度時人呼爲黃風子遂自賦黃顛歌益自汙晦先是宮
中養正堂得業今以養正先生呼之曩與崔君游有所謂泥丸
萬神刀圭一粒之語復爲一詞以自表卽集中御街杯行之云
也按猴溪蔡子高所著之記大梁司馬之白所述之傳先生嗜
酒每醉則浩歌歌罷顛狂自若嘗於官前朝真橋上疾聲大呼
若有所呵一衲百結裸露不顧隆冬盛夏恬無寒暑權貴士夫
有施惠者隨手散去或走竄林壑之間或歌舞城市之中終日
醺醺一切不爲常帶兩衣囊每遇便溺和以糞壤悉用紙裏而
置諸囊與夫餅餌藥物雜置一處殊無穢氣其囊自號錦香時
道藏輯要

白真人集

四

十

婁集四
×文川

大雪林壑冥濛草木變白獨先生所居之室其頂無雪常指室
傍壁罅而示人曰此吾游蜀之路也初不知書而所談多史傳
間事不能文而所出皆高妙之辭至如詩云買紙一百車繫筆
一千管紙盡筆頭樁不說胸中半獨曰此漢高帝詩不可致詰
者也又如雲溪拂地送殘雨谷鳥向人啼落花及萬里碧雲開
暮色一條銀漢在秋天等句出於自然皆學者所不能到嘗謂
所知曰酒能敗德必須戒之吾所謂飲酒與人飲異又曰雞在
卵中已含造化於人有功安可餌之善哉言平由是士大夫多
禮接之樂其道而忘人之勢遺棄形體處人之所惡賣謂風顛
者也宮中道士五百輩時或飲酒雖不邀先生亦一造焉人以

爲饕餮先生不羞也或恐其知者則密以爲期臨欲飲則先生不期而會賓主交愕乃坐先生於席末癡飲大嚼旁若無人醉輒叫同褐厭之喜噫氣以自快每噫時不停聲響徹霄久之乃已蔡猿溪年十八九時勉其學道蔡方業儒託以有父兄在先生笑曰車下有水時何爲不可蔡自是數得顧遇之異蔡嘗問先生如何久不噫氣先生不答再問而噫且曰大噫一聲天地靜落花烟淡水朦朧又問宿道士聶叔彬之燕處堂先生語蔡曰近有金道人自北來見在道堂中爾可往見不果往先生起而坐口占一絕曰將身輕步入名山四海雲游盡可攀大道自然隨自過鬼神瞻仰白雲間久與夜坐溪上指東方一星爲題道藏輯要

白真人集

四

士

婁集四
文

曰入夜明星拱紫微東南西北共光輝通天入地無人會惟有清風明月知又見蔡眼中黑花而吟曰腎耗元精少眼有黑花生卻得蓬蒿力遮藏見太平又同飲而取蘿蔔置酒中自食一半分一半與蔡食曰一性無耽酒色荒元精混沌歸渺茫眞人惠送清涼藥換得朦朧曉夜光蔡出門便覺眼花不復有矣崇甯末先生年已九旬餘貌若處女肌膚如玉然顛狂之態如故也人皆忽其態故失其編年敘事之詳蔡子高司馬之自俱慷慨高蹈之士獲與之交時有崔風子高赤腳亦皆異人往來廬山斯時斯人誠難其遇也宣和末年遣使召之先生堅不起有司強之登輿至九江終不肯前乃曰今二天子矣我往何爲

哉既而淵聖登極赦至矣宮庭未回祿曰先生於採訪殿上掘去其甓植蒿一根坐其旁若歌之曰明年了來如是連歌數四而去次年韓世清賊馬焚毀宮庭乃植蒿之日也煨燼之後舊址之上獨生當日所植之蒿別無繁類先賊馬臨境之際人心動搖不遑甯處多就卜其去就之理得其語者後皆可驗有遇先生或謂曰爾得或曰爾休所謂爾休者委之溝壑莫知所在謂爾得者喪亂之後悉皆無恙先生居常語人禍福初不經意久而有驗神如也兵燼之後先生死山側瘞之矣後數年有自蜀中來者曰黃風子今在蜀昨於成都相會眾疑之復因便寄書一封回山開緘乃喪亂後所存道士姓名也於是怪而發其道藏輯要

白真人集

四

三

婁集四
卷之二

棺惟衣履在焉舊傳本宮道士王三一頗知其出入隱顯之事然神仙之跡千變萬化不可枚舉粗據其傳記大畧以碑其仙游之躅云若夫警世歌樂道歌及詩詞等作散亡之後僅得數十篇山中道士熊守中編之先生所居舊名養正堂內有風玉軒先生仙去遂改其堂曰大噫今復易名黃仙庵羽流夏師古別築數椽之茅於庵之後以祠崔君暨我先生焉一旦其裔劉道璣者請余碑之余生晚不及見先生但多慨慕而已敬爲銘曰廬山之下溢浦之瀨山高水長不見斯人竹月涓涓松風瑟瑟遐想仙姿風清月白

題